

2022 遇见·青春之我

青春不可复制。挺立夜空繁星下，军人的身影平凡而坚定。新战士刚下连时，他们眼中“英阿特”是一座难以被征服的山峰。

英阿特，平均海拔3000米，蒙古语意为“战场”。古往今来，这里都是边陲要塞。

远离都市的繁华和家乡的温暖，来到边关需要勇敢。这是一群朝气蓬勃的新战友，面对青春舒适圈，他们勇敢地选择了“出圈”，去感受新的

青春价值，攀上新的人生高峰。

5月南疆的夜晚，繁星闪烁，驻守英阿特的新兵，先后独立完成了第一次边防执勤任务。“有责任有担当，青春才会闪光。”此刻，就像很多次寻常的“再见”，他们走下哨位，等待着下一次上哨，接受下一次挑战。

——编者

走近英阿特哨所——

头顶星空 脚下路长

■本报记者 徐娜 张强 通讯员 徐强 石晨光

特稿

连队办板报的任务，轮到了7班，时间定在5月中旬。4月底，7班长、中士李金朝召集全班讨论，目的是把板报的主题定下来。

以往开会严肃，这回李金朝让大家放开谈，聊自己感兴趣的话题。

班长发话，大家你一言、我一语说起来：有人提起热门音乐，有人说起篮球赛季，还有人说起关注的视频……李金朝边听边记。

他带的班里有3名新战士，都是去年入伍的新兵。3人之中有1个大学生士兵陈健威。在李金朝心里，这个大学生“徒弟”不好带。巡逻、执勤、站哨、训练，他总比人家慢半拍；老兵和他谈心，他也提不起精神来。

打心眼儿里，李金朝想把这个担子压给陈健威。话题他早就想好了，围绕即将到来的“五四”青年节。但作为一班之长，他还是希望通过交流更多了解战友，尤其是这批新战友。

“最近的微信公众号都很关注青春这个话题。”19岁的陈健威还没说完，李金朝就眼睛一亮。

讨论结束，他把陈健威叫到一边说：“你是班里的‘文状元’，板报你来策划一期‘青春是什么’。建议你跟班里老兵们谈谈，先读懂边防军人的青春。”

只有青春的迷茫，没有迷茫的青春

陈健威来自广东的一座滨海小城。沐浴着热情的阳光，听着潮起潮落，入伍前的他，从未走过“在哨所走过的路”。荒漠戈壁和雪山，他只在电视和杂志上看过。

深夜，高原寂寥无声。这种寂静让夜显得更加漫长，也让人将内心的孤寂无限放大。年轻的他，感到迷茫和失落。

第一次跟着班长李金朝上哨，陈健威很不适应。同行的老兵告诉他，这个点位距哨所不太远，他却走得像“腿里灌满铅”。“缺氧会造成体力下降，以后加强锻炼吧，小伙子。”老兵们说得轻描淡写，每一字都像砸在他心里。想起以后这条路要反复走，他的自信仿佛瞬间被浇灭。

以后的日子，沮丧和失落时常挂在陈健威脸上。他期待的军营青春，原来竟是这副模样。

“谁的青春不迷茫。”班长李金朝居然也知道这句歌词。一次巡逻间隙，李金朝和陈健威聊天，似有意也似无意地“反用”了一下这句话：“走过青春你会发现，只有青春的迷茫，没有迷茫的青春。”

2017年夏天，李金朝从老家出发，这个从小立志当兵的青年如愿踏上西去的列车。他记得那天的夜空，一片璀璨。

新兵下连已是翌年3月。那时，春花已开得绚烂，英阿特依旧雪花纷飞。一路上，汽车在盘山路上吃力地爬坡。随着海拔升高，第一次，李金朝尝到了“氧气吃不饱”的滋味。

翻过达坂，车窗外，哨所就在不远处。那是一片低矮平房，失落感如潮水袭来。迎接他的是排长胡雪峰，东北人、大高个，排长直爽的性格和温暖的问候，成为李金朝踏进哨所时最初的慰藉。

“人的一生总有一段时光，让人走过而有所感悟。边防路的崎岖和颠簸，给人磨砺，让人读懂青春。”胡雪峰说。当最后一抹晚霞余晖散尽，漆黑夜幕，群星闪耀。胡雪峰告诉李金朝和新兵们，每个人都是这片星辰中的一颗，“你可以选择坚守，也可以选择放弃——但这里就是祖国，我们头顶永远有星辰闪耀。”那一刻，李金朝忽然长大。坚守的青春，他觉得值得尝试。

第一次上哨，边防军人一生难忘的



图①：李金朝（左一）、陈健威（中）和战友在点位上“喊山”；
图②：星空下的哨兵；
图③：李俊熙给戍边石描红。

董欣宇、陈洋、戚东波摄

经历。李金朝至今记得，那次是巡逻海拔4100多米的喀伊车山口，他担任巡逻队“炊事员”，身上背着沉重的炊具。到达点位，战友分成两组，体能好的上山观察，李金朝留在山下埋灶做饭。

时光飞逝。去年初，李金朝在巡逻途中度过了自己23岁的生日。这一趟巡逻的点位又是喀伊车山口。如今，他已成为连队的巡逻骨干，是这群哨官兵中的“老兵”，也是每次出征哨点队伍的“排头兵”。

去年，李金朝被连队选为无人机操作员。经过培训，他顺利通过考核，担负起连队部分点位无人机巡逻任务。当年他上哨时巡逻的“喀伊车山口”，如今已经可以通过无人机巡逻的方式执勤。

看着此刻站在身边的陈健威，李金朝找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。听着班长李金朝的讲述，陈健威也找到了自己前进的“方向”。他暗暗下定决心要跟随班长巡遍哨所的每个点位。

一周后是个晴天。李金朝再次带领陈健威和战友执行任务。站在某点位的山脚下，他们操控无人机平稳升空。通过回传的视频，李金朝再次看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喀伊车山口，陈健威的眼前，则出现了一片他既熟悉又陌生的景象，第一次以俯瞰的视角“空中巡逻”，不禁让他脱口而出的一句话——“青春不止眼前的琐碎，还有眼前漫长的边防线。”

你的梦连着我的梦，织成一个更宏大的梦想

来自浙江温州的列兵苏泽，入伍前在上海上大学。放弃大城市生活，他选择入伍。寻梦，是他选择军旅的初衷。

苏泽家庭条件不错，读书时，旅行、滑雪是他最喜欢做的事。小时候苏泽梦想成为一名飞行员，可以驾驶飞机领略天地之博大、山河之壮美。大学以后，他第一次跟着大家到一位同学的哥哥在读的军校参观。

他羡慕整齐划一的队列，羡慕训练场上的拼搏和汗水，羡慕那身笔挺的军装……苏泽觉得，这里处处涌动着一种蓬勃昂扬的朝气。

父母劝苏泽想清楚再决定。他说：“当兵到部队，可比当飞行员实际多了。”

苏泽做出了自己的青春选择，从“云端”降落，寻找另一个属于自己的梦，然后再去攀登新的“山峰”。

来到部队，苏泽和大家谈心才知道，很多90后、95后官兵，都是为了攀登心里的“山峰”，选择了绿色军营。

深夜，星光闪烁。为了不错过接哨，苏泽没敢睡。班长轻轻拍醒他，他立刻起身、穿戴好装备，在军容镜前抚平军装上的褶皱，自信地咧嘴一笑。

带哨的班长朱江川见到这一幕，告诉苏泽：“新鲜劲儿还没过吧。等站得脚麻了、腿抽了，你可别哭哦。”

25岁的朱江川，2016年9月从重庆入伍来到英阿特。入伍前，他和同学都爱看军旅题材电视剧。在朱江川的老家大巴山区，他所在的中学每年有近百人报名应征参军。经过层层筛选，最终如愿以偿的就七八个人。

来到军营，朱江川发现这儿的氛围总是“低气压”——没有影视剧中的激情飞扬，只有直线和方块；没有炮火连天的场面、狭路相逢的“亮剑”，只有荒漠戈壁和漫长边防线。

连队坐落山脚下，距离最近的县城还很远，这条边防线被战友称为“星路”。因为披星戴月走在这条路上，都忍不住抬头仰望。

老兵告诉他，要想仰望，先要学会低头。“低头是走自己的路，仰望是要学会看未来。像星星一样照亮别人，才能照亮自己。”

第一次站夜岗，耳畔寒风凛冽，厚厚的大衣把自己裹了个严实。高原的夜比想象中还要冷。他抬头望，满天繁星好像流淌到他心里的泉水，他的脑海一片清澈。

站在神圣的哨位上，朱江川红了眼眶。他想起家乡的重庆小面，想起母亲的面容。

他还想起，远方是万家灯火，脚下是祖国山河。再次仰望“星河”，他的内心突然被这幅“星垂平野阔”的画卷深深感动……

朱江川恍然觉得，他找到了那个属于自己的梦，这个梦是闪光的、有颜色的。

后来几个春节，朱江川都选择在连队守防，没有回家陪伴父母过年。如今，苏泽和他“师傅”一样，也喜欢在山巅遥望满天星空。他记得军人，头顶边关月，心系天下安，你的梦连着我的梦，

织成一个更宏大的梦想，“站立山巅守护母亲，心里很踏实。”

“不是不想家，只为那万家灯火更璀璨。”朱江川说，有一次，他和战友在副连长王玉甫、艾山带领下，前往海拔2200多米的某沟口执行潜伏任务。

凌晨3点，他们从连队出发。不久，天空下起了雨，朱江川和战友冒雨来到任务地域。雨越下越大，身后不远处就是英阿特村，看着村庄依稀的灯光，副连长王玉甫、艾山说：“我们身上穿的是军装，要牢牢地‘钉’在边防线上。”

大雨持续到清晨，任务结束。“冰封雪岭万重千山，忠诚守防铁心戍边，山巅遥望万家欢……”他们一路唱着连歌返回连队。

回头眺望村庄，炊烟袅袅升起——此情此景，让朱江川心生感慨，这就是梦里的景象。这就是青春。

青春是头顶星空，也是脚下长路

在英阿特边防连，成长不是稀缺品。19岁的新兵李俊熙来自广东惠州，入伍前他学习烹饪专业。今年春节是他第一次离家过年。他最想念的人是母亲。用他的话就是“太想了”。

“五一”假期，连队组织官兵聚餐，提前征求大家的意见，将官兵们的家乡菜端上餐桌。5月1日这天，李俊熙主动帮厨给战友们送上特色家乡美味。

吃着家乡味，新兵们觉得连队更像是一个家。

下士文添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，他的父母一直在城里打工。在连队生活惯了，文添熟悉这里的一切，班里战友每个人他都叫出口的“昵称”。每个人的生日，他都记得。

去年夏天，一个周末夜晚，夜色朦胧。宿舍里，满脸堆着笑的中士马春兴，见文添歪在床上闭目养神。小心翼翼，他从内务柜中拿出一个小蛋糕，顺手用食指沾上奶油，抹在文添的额头。

营区草坪上，祝福的气氛已经满溢。为了给文添过21岁生日，大家三三两两、背靠着背坐在草坪上，唱着大家喜欢的歌。微风吹来，歌声久久在夜空中回荡。

感动的事情还有很多。文添清楚

记得新兵下连后，他幸运地被选拔参加上级组织的报务员培训。学成归来，他的第一个任务是到某驻勤点执勤。

进驻第二天，官兵们前往海拔4100多米的某点巡逻。一个陡坡下，大家贴着崖边行走，脚下是四季不融的冰雪。“这条路你没走过几趟，跟着班长的脚印迈步，小心脚下。”连长赵利军走在队伍前面不住口地提醒。在他眼中，文添“还是个孩子”。

入伍前，文添一直在上学，走出校门就走进了营门。他说，边防让他懂得，有些知识是在书本上学不到的；守在艰苦的地方，更容易收获成长。

一次，文添和战友在班长马春兴的带领下到驻勤点执勤。执勤期间，战友要轮流做饭，这对文添来说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那天轮到文添做饭，他的土豆丝切得比筷子还粗。炒的菜“卖相”不好，但是战友依然把饭菜吃得一干二净。大家笑着说只有在这里，才能吃到“文大厨的美味”。

驻勤点上的一日三餐，大家都会吃得津津有味。因为只有这样，生活才能有滋有味，青春才有滋有味……如今，文添烧菜的本领不断“精进”，越来越受到战友们的欢迎。

“我们连队的兵，人人当大厨。”去年4月，文添第一次休假回家。回家后，他主动接过母亲手中的锅铲。尖椒炒牛肉、炒腊肉、炒土豆丝……至今，文添还记着父亲吃到这些饭菜时的激动，“普普通通几道菜，让父亲吃出了‘更深的滋味’。”

对于来到英阿特还不足一年的上等兵曾文龙来说，哨所是他青春淬火的熔炉。

“如果不当兵，我永远也想不到，自己会从南闯到北，从梅州来到西陲，更想不到自己能登上这么高的山，自己会这么坚强。”曾文龙说。

入伍前，曾文龙参加一个网络问卷，上面有这样一道题：你的青春是什么？

来到英阿特，曾文龙第一次见到了雪山、冰河，感受到了这里凛冽的风，做出自己“迟到的回答”：“来到这里，经历每一件事都充满挑战。青春就是爬过一座座山，最后选择远方！”

18岁，远方不远。守护在边防线上，青春是头顶星空，也是脚下长路。



迎着朝阳上哨。



②



③

边关风

1个台站3个兵，祖国西南边陲的山顶，就是他们的“家”。

山上，满目焦黄，稀疏的土层下都是风化岩。土少，蓄不住水，植被也难扎根。直到战士们重新进驻，山顶上的绿才一点点多了起来，一面鲜红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。

这个台站，隶属南部战区空军某部，官兵习惯称它“北远”。

台站距主营区约10公里。平时骑电动车走一趟，单程得40多分钟。附近还有一座机场。改建前，这个台站已停用40余年。新机场建成，在距离原址数百米的地方建起新台站，才有了官兵驻守。

站长苏志斌，是首批进驻新台站的“元老”。台站脚下的山，其实不算高，有海拔2000多米。绵延的山峦之间，远远望去，只有这样一所孤零零的营房。

这里常年守着3个兵。孤寂是“北远”守站兵生活的日常。有的人服役期满，就选择退伍；有的人受不住孤独，申请调去其他台站……无论他们怎么选择，站长苏志斌都表示能理解，他说，没有人能长久抵御孤独。

“每天一睁眼就是我们仨人，大家都喜欢往连队跑，回去打球，找找人。”自新台站建成使用，苏志斌在这里守了6年。工作不忙时，他会主动和连队请假，让年轻人多往连里“跑跑”。

山巅上的「北远」

皇勇 本报特约记者 唐俊

夜幕降临，苏志斌习惯坐在大门口眺望。台站三面环山，唯有这个地方，能将万家灯火尽收眼底。有时这样静静地坐着，他一坐就是几个小时。

封闭久了，人就会变得沉默。与寂寞相处、与孤独和解——是守在这里的兵必须具备的“素质”。

和苏志斌不同，今年25岁的战士覃子斌，喜欢仰望星空。“每次看星星都会想家。”覃子斌说，他每天仰望的并非只是星星，还有远方家人。

台站的生活单调又忙碌。在这个远离营区的山头上，“大到守好头顶的天，小到动手做饭填饱肚子，全靠自己。”

下士王晶是“北远”最年轻的兵，去年底刚随连队来到这里。走进山巅台站，他感受到明显的差异，“啥都得自己干。在这儿当兵没点担当精神可不成，大小事都得自己扛着。”

王晶说，有次站里突然断电，四下里漆黑一团，他还没反应过来，班长早就冲了出去，几秒钟后油机就恢复运行，轰隆隆响了起来。“宿舍里摸黑不算啥，耽误了部队站岗训练，我们可就麻烦了。”王晶的语气中透着一股敬佩。

别看台站小，地位很重要。战机起起落落，离不开台站指引。这里生活久了，飞机的“吵闹”也听得亲切。守在“北远”，这里的一砖一瓦、一草一木，苏志斌如数家珍，“从东大门到西墙根，65步；从南围墙走到北围墙，73步……”

如今上山重修了水泥路，台站有了球场、菜地、花池、果林。“地无三尺平”成了历史，风化岩被铺盖泥土、撒上农家肥，树木、蔬菜开始在这里扎根。

点滴变化，尽数出自守站兵之手。大家还新建了一个升旗台。

站在楼上俯瞰，旗杆左侧是一幅宣传画，醒目地写着：“中国梦，强军梦。”右侧是一幅中国地图，与之紧紧相伴的是入伍誓词。

无论酷暑，不管风雨，五星红旗都会在这里升起。

在守站兵心里，台站是他们的家，也是他们的战位。他们日夜守护的地方，是山，是天空，是远方的亲人，更是心中的祖国。